

特別企畫

無國界的大愛



它的痛 全世界都感受得到



◆ 撰文/江欣怡 攝影/慈濟伊朗賑災團

「沒有太大的問題，可是要記得吃藥，不要忘記！」
「Here?stomach,oh,chest!」王志鴻一句又一句的聲音，在寢室間迴繞著，幾乎吵醒隔壁睡夢中的賑災團同伴。從決定到伊朗賑災的那一晚開始，王志鴻每一天晚上都說著夢話，而在伊朗的那七天，王志鴻的夢話絮絮叨叨又大聲，從剛開始來伊朗說的是中文，到後來夢話全都變成英文了。地震和災民就是這麼魂縈夢牽地深深烙進慈濟醫療團隊的心中，雖然五個星期過去了，但是想到巴姆城的景況，賑災團依然難掩心中的戚然。

伊朗一名詩人說：「全世界的人都是一個人，只要有一個地方痛，全身都會痛。」以前不知道痛，到了伊朗，慈濟醫療團隊才真正知道痛的味道。

生命在打包的指尖流逝

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位於亞洲及阿拉伯半島版圖折衝處的伊朗，南方發生了規模六點三的地震，歷史悠久的小城巴姆(Bam)頓時天搖地動。在短短的十三秒內，全城瞬間

倒塌，在瓦礫堆下，伸手不見五指。沈默中，沒有淒厲的哀嚎，沒有啜泣的聲音，一種死亡的氣味深深地籠罩在氣溫零度的清晨，太陽從東方慢慢地升起，但巴姆的太陽，這一天似乎沒有露臉。

根據伊朗官方事後的統計，這次地震造成巴姆城五萬多人死亡，全城更陷入缺水缺電的狀況，生命，一點一滴在流逝中。

伊朗大地震兩天後的二十八日晚間八點，綽號叫「大炳」的急診室副護理長涂炳旭正在吃飯，突然電話響了，彼端傳來郭健中急促的聲音，他說：「大炳，怎樣？要不要去伊朗？」，五個小時後，兩人已經打包完畢，並與宗教處的謝錦貴會合前往台北，在台北向上人告假後，幾個小時後，代表著慈濟的伊朗賑災團已經成行，踏上了前往伊朗的路途。

慈濟伊朗賑災團的飛機在曼谷轉機後便飛往德黑蘭，到了德黑蘭，慈濟賑災團又馬不停蹄地轉機至南部省份卡曼(Kerman)。由於來自全球二十六國的醫護人員幾乎都在這裡報到，交通工具嚴重缺乏，因此，慈濟抵達巴姆時，已經是三十日的中午時分。

「走著瞧」的醫療發放原則

慈濟伊朗賑災團第一次踏上這塊被地牛蹂躪的土地時，印象便是「亂」；受災的民眾拼命想要出城，外來的救難隊急著要進來。公路上交通一片混亂，動彈不得，建築物盡皆倒塌，觸目所見，滿目瘡痍。

第一批慈濟賑災團在當地工業區一棟工廠前的空地搭起帳篷後，發放救災行動就此開始。首先，賑災團先向當地聯合國救難組織報到，而後一行八人加上從約旦前來支援的陳秋華師兄以及阿布湯瑪斯師兄，大家開始上街瞭解當地受災情況。

根據官方統計，這次大地震已經造成了巴

姆城五萬多居民死亡，而城內三家醫院不僅在這次地震中不幸倒塌，一半的醫護人員也已喪生。在沒有醫護人員派遣、沒有醫療設備可用的情況下，紅十字會以及當地的紅新月會已經率先喊出，要認養了一間兩百床的醫院，用以轉診之用。

由於伊朗的醫療體系與台灣大不相同，台灣醫療體系雖然劃分四級，但任何人只要持健保卡都可以到各醫院看病。然而，在伊朗卻不然，當地有非常嚴密的轉診制度，第一級為衛生室，然後依序為健康中心、醫院，較偏遠地區的民眾幾乎都須經過衛生室體制，才能轉診到其他大型醫院。

巴姆當地有九十五間衛生室、二十三間健



初到伊朗，郭建中與涂炳旭隨即搶救一名岌岌可危的患者。



康中心，在所有醫療機構皆已被震毀後，重建當地這兩種基礎醫療體系，並且為當地設置緊急救難指揮中心，已經是當務之急。

初來乍到，因為對當地狀況毫無所知，伊朗賑災團秉持著慈濟四大志業，慈善、醫療、教育、文化一體的原則，駕著醫療行動車隨處發放、隨處醫療，而如同隨行的郭健中醫師所說：「這是走著瞧的原則」，哪裡需要醫療救助，便前往哪裡。

到了這裡，賑災團看見了當地的生活情況時才發現：巴姆城的居民並非窮，而是一時的受困。也因為這樣，基於尊重當地人，慈濟賑災隊決定發放醫療皆採尊重原則，對待當地民眾。

一次的災區醫療發放中，郭健中與涂炳旭並未直接施予受傷者醫療，反而是將醫療箱交由當區的一名老師，傳授他如何救治這名年紀大的病患。慈濟醫院急診室主任胡勝川在他的書中曾經提到，救災不僅要給災民食衣住行，而且還要給他們育與樂，而這個信念果然便在這次救災中派上用場。涂炳旭說：「提供醫藥箱給災民，並教會他們如何醫治別人，這不僅是為了要讓災民有事做，也是要让災民能夠自助助人，不只仰賴外界幫助。」

功力大增二十年

慈濟派往伊朗的第一批醫療賑災主要鎖定在急診救援，但隨著地震的傷口逐漸癒合，內科及外科便成為第二批醫療重點，而花蓮

慈濟醫院副院長王志鴻、骨科醫師姚定國便自願在第二批慈濟伊朗賑災團中，擔負起重責大任。

當伊朗地震的消息傳來，看著報紙上節節增加的死傷人數以及慘絕人寰的畫面，人在花蓮的王志鴻與姚定國，心中開始出現了「我要去」的念頭。雖然郭健中、涂炳旭醫療急難救援的消息還沒傳回台灣、慈濟是否要再派第二批醫療人員前往伊朗，也還是未知之數，但當時，姚定國的心中出現了一個預感：「我會踏上這塊從來沒想過會前往的土地！」

一月二十一日農曆除夕當天，王志鴻與姚定國隨著第二批的慈濟賑災人員飛至伊朗，開始為期十多日的醫療發放工作。原本這次是去幫助當地災民的姚定國，到了當地才發現，災民教給他的東西，讓他的人生歷練多了二十年的功力。

王志鴻、姚定國一下飛機後便馬上進行醫療環境評估，他們發現，巴姆地區已經設有太多的醫療站，因此，他們決定採取巡迴醫療的模式；哪裡有患者，就往哪裡跑。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王志鴻、姚定國到了當地許多人的家裡去。在那裡，他們發現，許多巴姆人在災後生了病，也不會想要特別走到鄰近的醫療站，但慈濟人親自走到



秉持著巡迴醫療的原則，慈濟醫護人員親自到災民家裡看診。

了家裡來，他們從剛開始的不信任，到最後口耳相傳，親朋好友全都找了過來。

隨行的曾敦化師兄，剛開始幫一名半信半疑的婦人進行針灸，隔天，這名病患帶著自己的爸爸媽媽來，再兩天後，連自己的妹妹、妹夫也都找了過來給曾醫師看。

巴姆地震後的存活者並未有太大的身體痛楚，但小病痛卻不斷；有人喊胸痛，有人說睡不著，所以，王志鴻、姚定國一進行巡迴醫療時，往往一天看的病人超過兩百例，等到第四天結束，帶來的兩千多顆普拿疼完全告罄，巡迴醫療也不得不暫時喊停。

幾天的醫療以來，王志鴻進行診察，而骨科病人不多的姚定國索性捲起袖子來當起藥劑師。在合作無間的過程中，一名六歲小男孩的情況讓經驗老道的兩人，卻不知道如何給藥。

六歲的小男孩被帶進診療室時，立刻引起王志鴻、姚定國的注意力。六歲的年紀原本應該愛笑、愛跳、愛跟鄰居一起玩遊戲的，可是小男孩沒有，他的眼神望著遠方，但卻看不到任何人。地震以來，他無法入睡，而且已經三個禮拜沒有進食了，在翻譯的協助下，王志鴻、姚定國才知道，原來，小男孩的家人在這次地震中全都罹難了。

一聽到這樣的消息，王志鴻與姚定國彼此看了一眼，六歲的小孩怎麼會需要安眠藥？

但這個沒有表情、沒有眼神的小男孩，讓王志鴻思考許久，最後不得不在藥囑單上寫下了「安眠藥」三個字。

死而復生，終又奉還給死神

災後一個月內，慈濟派出了兩次賑災團前往巴姆當地援助，儘管相隔半個月，但兩次賑災，卻是同樣體驗。看到了生命的無常以及存活者的悲慟，這世界原是一體，沒有膚色、宗教、國界、語言差異的大愛，充塞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當慈濟第一次踏上伊朗的土地，還沒到達此次受創頗深的巴姆，一名四十多歲的女性災民，在卡曼機場內與死神拔河，便深深震撼了郭健中、涂炳旭一行人的心。

這名婦人是從災區抬出來的，救難團隊看到她時，她的身上已經插滿了各種管子，並出現心跳停止的DOA(到院前死亡)狀況。看到這個情形，附近紅十字會的醫療人員一湧而上，而涂炳旭、郭健中也一馬當先趕到病患身邊，通力合作施以心肺復甦急救。

十多分鐘過去，婦人的心跳慢慢恢復，但附近根本沒有加護病房，在沒有維生系統的情況下，婦人的心跳又慢慢停了下來。這時，大家心照不宣、不發一言默默地放下這名婦人，救難人員一一退去，機場的志工走過來，準備將這名受難者抬往機場大廳外一



地震過後，巴姆街道上傳統的建築物壁畫毀於一旦，亮麗的顏色在瓦堆間格外顯眼。

處暫放屍首的地方。運送時，幫忙搬運的志工突然看到婦人的手微微地動了一下，他轉過頭來趕緊大聲呼叫醫療人員前來搶救，於是，一陣手忙腳亂，醫療人員全數往這裡跑了過來，「喝！」突然，一名伊朗籍醫師大喊了一聲，他抬起了手，做出停住的手勢，急救人員隨即停住，意會到這名醫師的意思，大家默默地退了回去。

明知道急救理論中所說：資源永遠要給最有希望活下去的人，可是如涂炳旭所說：「看到這名婦人，要你放棄，你又不願意。」這就好像你好不容易將一條生命從死神懷裡拉回來，但在環境不允許的情況下，你卻得乖乖地雙手將這條生命奉還給死神，如此無奈。



慈濟醫療人員在進行發放時，均以恭敬的心情提供物資及醫療的協助。

連藥都醫不好的傷口

的確，身體的傷看得到、醫得好，但心裡的痛楚卻淹沒在暗地裡，不知道從何說起。在重大災難過去後，留下來的人往往得獨自面對傷痕，舔舐心中的痛。

第一批賑災團借住的工廠內有個倉庫管理員羅左(Razo)，羅左在這次地震中失去了妻子以及三個孩子，已經沒有家人的他地震後僅受了一點小傷，但他回到工作崗位後，每天晚上都來找郭健中。羅左的手臂受傷，郭



藍天映照下，被蹂躪的大地似乎向人類發出怒吼。

健中開了一些止痛藥給他，但他還是痛，因為痛的是心。

提起這個在彼端新認識的朋友，郭健中悠悠地說：「可以給的藥都給完了，所以我們只能跟他做朋友，當他的傾訴對象。」羅左是這樣，許多災民也是如此，他們莫名其妙的胸痛、呼吸窘困，原以為是心臟病，但檢查完後確實什麼也沒發現，而跟醫師聊過之後，這些災民將心中最深的痛楚說了出來，每天每夜，慈濟醫療團隊接到不少這種案例，但醫師知道，講不出來的都是心中最深沈的痛楚。

伊朗賑災之行，讓慈濟人看到了有如人間煉獄的景況，但也讓醫療人員感受到四海一家的同胞心情。

醫療，跨越藩籬的共通語言

慈濟發放的原則是直接，也就是將物資親自交到災民的手上，而隨行的醫療隊伍，也秉持著向災民探訪慰問，順便給予醫療救治的心情前去，因此，「醫療」成為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之間溝通的最好橋樑。

郭健中就說：「平常能跟伊朗人聊的並不多，但如果拿醫療當引子，就可以打開大家的話題。」而這次前往伊朗感受十分深的姚定國也發現：「以前看病只看到病人，但這次在伊朗，你看到的不只是病人的病，還看到他的悲哀、他的信仰、他的背景。」姚定國說：「我在問診時，我看到了伊朗人的心。」

原本對伊朗人一無所知的慈濟賑災團，也在這次任務中感受到伊朗人熱情好客的那一面。涂炳旭回憶道：「一次大夥正在煮晚餐，一群伊朗人走了進來，剛好當時翻譯不在，伊朗人咿咿呀呀根本不知道講什麼，講了一會，他們索性直接把我們要下鍋的米帶走。不一會，一鍋熱騰騰的炒飯就端了過來，而且知道慈濟人吃素，他們還特別用葡萄乾製成肉醬，淋在炒飯上。」這一盤炒飯，不僅暖了大夥的胃，而葡萄甜甜的滋味，也讓慈濟賑災團甜在心裡。

一棒接一棒，慈濟醫療永不停歇

地牛翻身，巴姆人失去生命、失去家園，但來自全球的救難醫護人員，一點一滴將這些缺口慢慢填補了起來，而慈濟也以接棒的方式，繼續把賑災、重建等工作交替下去，永不停歇。

一棒接一棒，愛心彌補地球的傷口，慈濟大愛散播在中東，巴姆城昔日光輝也將在世人的眼前重新展現。地震，讓亞洲的台灣以及中東的伊朗接壤在一塊……



【中時記者隨團採訪第十四次印尼義診記實】

有限的人生 有用的實踐



◆ 撰文/李聿鴻

去年底，我有個機會和慈濟義診團到印尼一趟，就在十二月十二日到十五日間這短短的四天行程裡，在我的生命裡留下了難忘的回憶，回來後我把一幅印尼海面的美麗照片放在電腦桌面上，一開機就看到波光粼粼的印尼海域，回想起這一趟到印尼義診及到小島發大米的賑災經歷。

有限人生，無限實踐

慈濟功德會經常從事賑災救濟工作，我想每個生長在台灣民眾都耳熟能詳，所以在這次和慈濟人近距離深入接觸之前，我對慈濟的印象就是在每次災難事件發生時，慈濟人總能很快速的到達現場，穿著整齊的服裝，立刻就序展開服務，當時心中總浮現出一個疑問，他們怎麼做得到的？

經由這次四天的相處，解答了我心中的疑問，原來慈濟人在心裡、行動上都早已準備好了，隨時隨地的付出，在自己有限的人生裡做最有用的實踐和展現。

沒有親身參與及身體力行，很多事情的真相其實是不清楚的，就像是隔了好多層紗霧裡看花。例如當我決定參與此行義診活動時，負責聯繫的葉育修以電子郵件寄給我行

前通知，告知行程及準備物品，當時我看了要帶環保杯、環保碗筷，就從家裡找了不鏽鋼杯、碗帶著，我想這很環保了吧！後來才知道原來是慈濟自行製作方便攜帶的碗筷，我覺得很好用，回來後也買了一套使用，而長袖藍天白雲原來是藍領白上衣，領隊簡守信副院長在行前說明會時告訴我白上衣也可，沒有白長褲，穿黑長褲也行。

十二日一早到忠孝東路搭車出發時，才發覺原來慈濟人可謂訓練有素，服裝儀容整齊，連行進都排隊劃一，所到之處格外受到注目，也彰顯了慈濟人的精神。

慈濟義診，生命契機

會參加這次義診，主要是因為偶然間得知慈濟醫師出國義診由自己付費，本想採訪張耀仁副院長，但他說正好有一團印尼義診團要出發，我就隨行了，此行參觀了慈濟印尼分會一手打造的大愛村，還乘快艇到外島發放大米，最重要的則是義診活動。

由於印尼醫療資源貧乏，由義診當天民眾擠滿大愛村門診中心門外所搭的帳棚及眼眸中充滿了熱切的期盼，可想而知，這已經是印尼分會第十四次義診了，但還是看到成年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zu Chi Foundation



不少印尼兔唇患者長久以來等待的，便是慈濟義診團的到來。

人的兔唇病例，而叫做小腫瘤的往往長得像橘子、芭樂那麼大，這些在台灣已少見。

大林慈濟簡守信副院長說，早期來印尼義診時更是可觀，他們收入微薄，平時根本沒有能力看醫生，就連開刀，只有靠義診時治療，如今經過十幾次義診已幫助不少人治癒，大愛村健診中心蓋好後，義診的設備比過去好太多，不過為顧及手術後送達不便，開刀方式配合當地環境，多採半身麻醉用最快速度完成，一切以安全為最高原則。

風趣幽默的簡瑞騰醫師說，這裡小孩忍受

疼痛的耐力讓人心疼，他們咬牙承受病痛之苦，臺灣小孩身上看不到。他們以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回應上蒼帶來的缺憾，而慈濟的義診才給了他們重新找回生命春天的契機。

最近完成連體嬰分割手術而聲名大噪的李明哲醫師，則由這次義診回想起當年在學校時曾參加過十多次義診，那時睡在學校的桌子上不以為苦，年輕時熱情洋溢的那份情懷又再度回到心頭。

無言感恩，深深祝福

島上居民扶老攜幼前來領取大米，臉上滿是欣喜。



印尼慈濟分會為這次義診準備充足，當地師兄師姊沒有語言溝通障礙，陪伴安慰病患更有效，對於營養不良的病人，還發放牛奶及營養品。由第一天我們一到達時就收到充滿南洋風情的卡片，上面寫著「您的付出與投入，讓我們更能感受到慈濟人的慈悲與智慧，您給予我們滿滿的愛，我們謹以無言的感恩，願菩薩道上，望您再牽成，深深的祝福。」就可以感受到慈濟印尼分會在劉素美師姊的領導下，即使人手有限，但卻細膩貼心地妥善安排了義診活動。

義診手術在上下兩層樓間緊湊的進行著，臺灣和印尼的麻醉師、醫師、護士通力合作，全心為甲狀腺、疝氣、兔唇、小腫瘤等病患治療，希望多做幾位，更希望做得完美。手術室外，蘇足和蘇蔡美玉兩位師姊教導等候親友唱手語歌，林寶彩師姊等其他志工則在恢復室安撫手術後的病人，就像是一首大合唱曲，每個人都唱著自己的聲部，共譜了一首和諧美妙的天籟，在這世界的一個小角落，展現了慈濟大愛的光輝。

乘快艇到小島上發大米，更是讓我感受到一包白米的溫暖，島上印尼人扶老攜幼來領大米，志工們把一包包二十公斤重的米交到他們手中，他們豎起大拇指說「Taiwan Good」的真誠謝意表露無遺，每位志工曬的臉色紅咚咚，汗濕衣襟，但那種快樂也是快意洋溢。

柔軟心懷，真心付出

此行我和三總護理部曾美玉師姊同住宿，她告訴我好多慈濟人的故事，可以感覺到她

一顆柔軟的心，在慈濟的志業中，發揮了眾志成城的效應，每天一回到旅館，她就打開大愛台，聽到師父說話時更是仔細聆聽，剛好還看到一集大林慈濟醫院的年終晚會，醫師跳勇士舞的精彩片段，由於有服裝道具的幫襯，比起印尼圓緣晚會中我看到醫師白衣黑褲跳的勇士舞好看多了。美玉師姊還送我兩本印刷精美、內容雋永的靜思小語，現在我放在餐桌上，有空就翻閱，看電視時也常跳到大愛台去觀賞精心製作的節目。

和慈濟人在一起，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感恩啊！」在人生的旅途中，有幸參與慈濟印尼義診團，對慈濟人有更深刻的認識，對自己有更多的省思，可以用一句話語來表達，就是「感恩啊！」

編按：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慈濟醫院派出簡守信等十四名醫護人員前往印尼雅加達，進行第十四次慈濟印尼義診，隨行者還包括中國時報生活新聞中心主任李蜚鴻小姐。為了讓讀者更瞭解慈濟海外義診，本刊特別邀請李蜚鴻小姐撰文，重現慈濟義診情況以及個人心得。

第十四次義診總計共服務印尼芝安朱尔縣一百七十四位村民，而第十五次印尼義診也已在今年二月六至九日進行，並由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院長林欣榮帶領前往雅加達。

【大愛、感恩近況實錄】

來自遠方的思念

◆ 撰文/李瑞華 圖片提供/慈濟菲律賓分會

菲律賓連體嬰大愛與感恩去年八月返回菲律賓後，全球慈濟人都十分想念這對眼睛晶亮的姊妹。這段千里緣份起源於慈濟菲律賓分會人醫會負責人李偉嵩去年元月前往馬尼拉兒童醫院時，途中巧遇大愛與感恩，而大愛感恩成功分割後，李偉嵩仍持續關懷她們一家人。這次，慈濟志工李瑞華特別採訪李偉嵩，並取得大愛、感恩的近照，讓全球慈濟人得以一睹大愛與感恩返回菲律賓後的生活點滴。



在臺灣慈濟醫療團隊成功分割大愛、感恩後，去年八月二十日，慈濟醫院將棒子交還給菲律賓，而台灣慈濟醫院也因為無所求的付出，受到當地媒體注目，並提升了菲律賓華人的聲譽。返回菲律賓之後，兩人除了獲得總統艾羅育的接見外，還受洗為天主教徒，中華總商會李逢梧博士、國會參議員Loren Legarda是她們的教父、教母。



體質較弱的大愛與感恩，肚子上的手術傷口還在，便秘的問題也沒完全解決，而離開了台灣，遠離了慈濟人的關愛，因為缺乏與人互動，大愛與感恩變得較怕生，也比較愛哭。但在醫護人員時時刻刻的關愛下，兩人開始了獨立的生活。



目前大愛與感恩一家人在慈濟人的幫忙下，不僅從山上遷居馬尼拉的住宅內，爸爸安迪也有了工作，而崇仁醫院也持續關懷孩子的健康，時時刻刻不曾停歇。

坐在娃娃車裡，大愛與感恩終於可以各自獨立了。



這對一歲半的她們，似乎遲了一些，但若沒有從偏遠的卡另佳前往馬尼拉兒童醫院的途中，巧遇慈濟人的特殊因緣，這對擁有漂亮眼睛的小女孩，生命故事將會如何書寫？

或許，繼續連體不連心，繼續忍受他人怪異的眼光，繼續...。如今，只有繼續的愛，在接力之間，穩穩抓住每一次的歷程。

當人聲漸偃，慈濟人還愛著「大愛與感恩」。



大愛與感恩分割後，媽媽因為孩子變成了「兩個」，加上又是第一胎，常常手忙腳亂。幸好，慈濟人經常來家裡作伴，並傳授育兒經驗，希望不久的將來，大愛與感恩能夠走得很穩，也可以跑得很快。